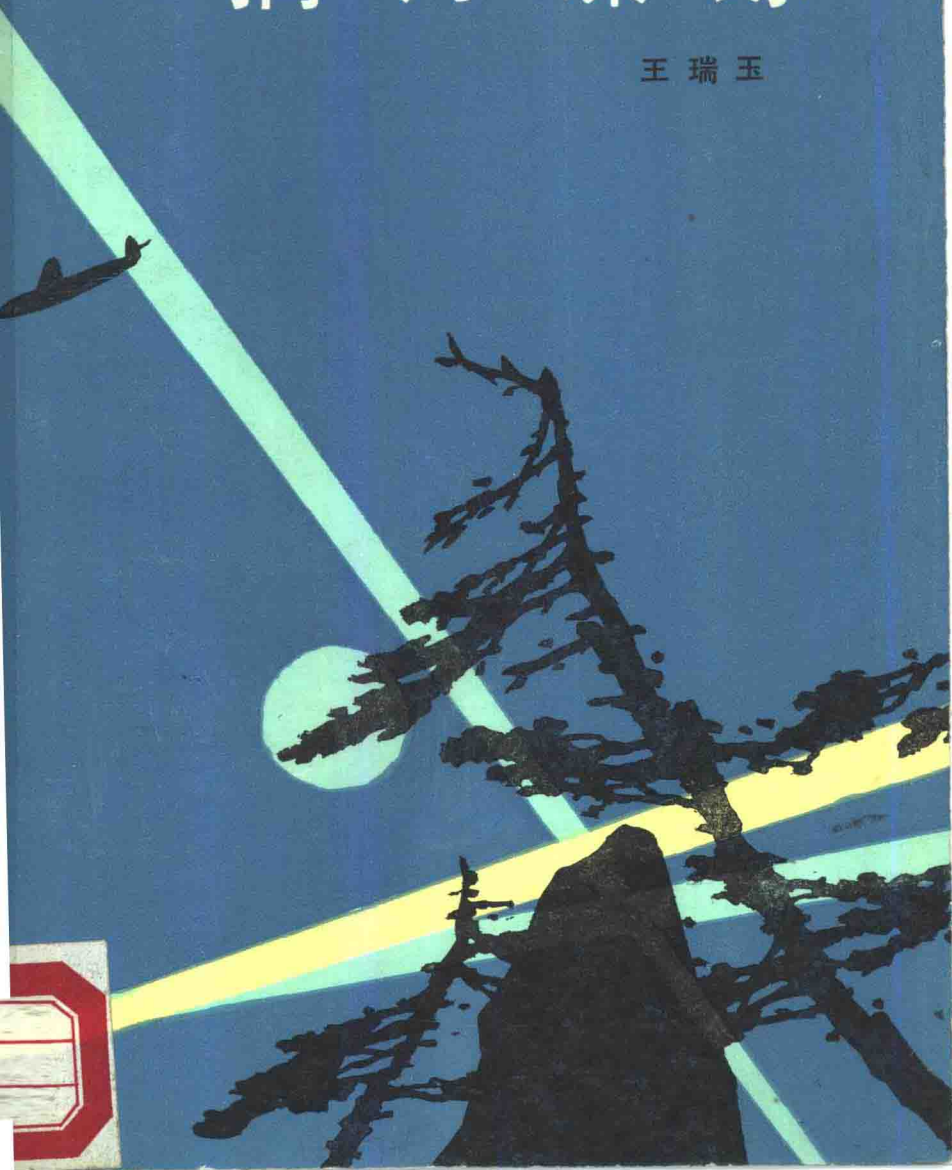


摘月 谍踪

王瑞玉



摘月 谍踪

王瑞玉



内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时期，我山东摘月山根据地的公安人员依靠群众的力量，机智勇敢地侦破了敌特的潜伏组织，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活动。小说塑造了侦察队长王铁的感人形象，读来真实可信。故事情节完整曲折，人物形象较为生动，有一定可读性。

摘 月 谍 踪

王瑞玉

群众出版社出版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插页1 156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79 定 价：1.50 元

TSBN 7—5014—0086—5/I·24

印数：00001——29000册

目 录

第 一 章	神秘武器	1
第 二 章	匕首见红	6
第 三 章	微型胶卷	12
第 四 章	勘查“尸”体	16
第 五 章	特殊证件	21
第 六 章	陌生儿子	30
第 七 章	一串问号	39
第 八 章	疑中有疑	43
第 九 章	巧妙刺探	51
第 十 章	马沟奥妙	59
第 十 一 章	菱角镜子	65
第 十 二 章	一张相片	70
第 十 三 章	树梢电波	78
第 十 四 章	高山摘月	85
第 十 五 章	二命齐死	91
第 十 六 章	间谍心思	98
第 十 七 章	又一来客	104
第 十 八 章	贼喊捉贼	110
第 十 九 章	母子相会	117
第 二 十 章	狗急跳墙	121
第 二 十 一 章	拦路雷爆	126

第二十二章	炸兵工厂	132
第二十三章	农家喜事	136
第二十四章	侦察队长	141
第二十五章	古庙袭人	148
第二十六章	遭敌伏击	155
第二十七章	密点机关	159
第二十八章	秘密接头	168
第二十九章	跟踪追击	172
第三十章	密码电台	177
第三十一章	一把钥匙	184
第三十二章	调虎离山	191
第三十三章	密捕奸细	198
第三十四章	投毒害命	204
第三十五章	群魔出穴	211
第三十六章	一举全歼	215
第三十七章	豺狼落网	223
第三十八章	阖家团圆	227

第一章 神秘武器

一九四三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各个战场上都吃了败仗。东起中途岛，南到东印度群岛，西在中国战场，无不焦头烂额大败亏输。其实，玩火者必自焚，搞侵略的人必然受到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击。在山东摘月山脚下，一旅日本兵同样避免不了自取灭亡的命运。

要说大村安次这一旅人，原是精锐部队，而且旅团长大村这个人也非同小可。他在战前就是有名的“支那通”，曾经以行医为名，在山东住过多年，山东省的情况他比中国人都清楚。在冈村宁次面前，也是数得着的人物。七·七事变以后，他率兵入侵中国，先是遇见宋哲元的部队，还打过几个硬仗，后来遇见石友三、韩复榘，简直势如破竹，打着盹就占了半个山东省。大村本来很得意，谁知后来来了八路军，一番较量，大村竟然连连失利。这已经叫他怒气冲天了，谁知后来换防，调到了摘月山左，这本是大村战前呆过的地方，原想地熟人熟，可以有点作为，但尽管有他的精兵猛将，却对付不了八路军的游击战！弄得他顾此失彼，非常狼狈。

不光如此，摘月山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一鼓作气，竟拔掉了宋戈庄鬼子据点！这个据点非同一般，它是鬼子进攻我沂蒙山解放区的门户，丢了它，解放区就等于对鬼子关死了大

门。这怎不叫大村安次火冒十丈！再说，丢了宋戈庄据点，怎么向冈村司令交待呢？！整整一上午，大村一言不发，只在他办公室里踱圈子。

大村微微皱着眉毛，面容平静，倒背着手在屋里踱着，外表看来他很安详，其实心里一团火。只有门外他的贴身卫士才觉得出他小眼睛里的火苗和踱步时的重量。

大村终于理出个头绪来：如今之计，首先得设法过去冈村这一关。他完全知道，要想叫冈村谅解，可不那么容易。对于大村面前的敌人，冈村是心中有数；对于地形和大村的兵力，冈村更是清楚。实力的比较，大村在酒酣耳热、兴高采烈之时自己就说过：“一方是二十世纪的精锐部队，另一方是十九世纪义和团一样的装备！”现在平白无故就这么报上去，说宋戈庄据点叫八路军拿过去了，别说冈村不干，自己也说不出口。“玩忽职守丧职辱国”！谁要是摊上这八个字的评语，那你就别等军法处审判，还是早点切腹为好。自然，大村决到不了这一步。他是冈村宁次的嫡系，多年培养的亲信——不过，在面子上总也得交待得过去。

在屋里绕了半天圈子，大村终于找着了救命稻草：八路军有了新武器！

要说八路军在摘月山造出了使皇军胆战心惊的“新武器”，那连大村自己也不信。不过这次战事的确出现了怪事。每次八路军攻击碉堡，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就忽然由八路军里打出几发奇特的炮弹来，从射击孔直射进碉堡里去，立刻开花爆炸。只要一两发炮弹，偌大的一个碉堡里就没有几个活着的兵了。如果仍然还有人抵抗，过不了几分钟就会被八路军的炸药包裹上了天，坐了“土飞机”！

大村自诩为铜墙铁壁，碉堡密布的宋戈庄据点，就是这么被八路军拿过去的。这种炮也的确新鲜，叫它“新武器”也不为过。只是没见八路军在别处用过，恐怕报上去上级也不相信。

为了给这个“新武器”找个有说服力的证人，大村把两个亲身挨过这新武器打、而又侥幸活过来的部下召集到屋里来，再一次听听他们的叙述，也好指点他们，怎么说才恰到好处——估计上头会来调查的。

犬野参谋长知道大村的心意，所以他精心挑选出两个人来。第一个是二号碉堡里的轻部小队长，他没挨上打，却亲眼目睹了四号碉堡被“新武器”击毁的情景。

大村看见这个部下虽然吃了败仗，却还很精神，不失锐气，心里舒服些。因此他上嘴唇上那撮牙刷胡子撅了一撅，笑了笑。

在联队长这一级的日本军官里，大村大佐是个很特殊的人。光看外表，他并不殊众；矮壮的身材，圆桶似的肚子上挂着把指挥刀，肉鼻子上面是一付大黑圆眼镜，眼镜后面闪烁着两只又狡狴又多疑的小眼睛。这些都和一般日本中级军官大致相同，与众不同之处是他的作风。

日本人民是以礼貌和谦逊闻名于世的，谁知武士道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完全相反，他们绝大多数骄横无礼，除去上级和天皇，连他亲爹都不在眼里。但大村可不然，他于医学院毕业，后来又进了军校，毕业后他没有象一般军官那样到部队里去，却以医生的身份到山东来行医，他作了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年，这位仁慈和气的院长突然失踪了。

当大村再出现在山东的时候，他已经穿着军服，骑着马，竟然是一个中队长了，官运亨通，不消几年，他已经是联队长了。

官衔变了，但大村的作风依然如旧。对上级他恭敬服从，举止彬彬有礼，很明显地和那些粗鲁的同僚不同。对下级他虽然庄重严肃，令出必行，但却通情达理，决不以官压人，而且奖多于罚。对同级他谦逊礼让，遇见几个同僚坐在一起各自吹嘘战功的时候，他从不发言，只是微笑着点头恭听，有时甚至推托不胜酒力，躲到屋外去，简直有大树将军的风度。这使他的上司冈村宁次十分赞赏：“他是皇军里的儒将。”

现在，这个儒将对面前吃了败仗的部下微笑了一下：“你是轻部少尉？那天，你亲自看见了八路使用新武器？”

“是！”轻部象个兵马俑似的站在那儿，“那天夜里我守二号碉堡，八路攻击四号碉堡。黑夜不明情况，我不敢冒失出去，只能用火力支援，况且八路的火力比我们差得多，所以我并不担心四号碉堡有危险。我从射击孔里注意着战斗情况，忽然感到八路出动的兵力过大，不象光是来骚扰一下的。正当这时，只见在八路阵地后边，有一条火线一闪，那条火线一直连到四号碉堡，然后就听见四号碉堡上层一声爆炸，六个射击孔立刻全停了射击！”

“只一炮，就完了？”大村语气平静，但两只小眼睛灼灼闪烁。轻部连忙接着说：“不，过了几秒钟，有一个射击孔又开始射击。那里的电话已经没人接了，我一面命令全部火力支援四号，同时注意着战场。又过了没有一分钟，果然八路的那种炮又射击了。这次因为我特别留神，所以看得很清

楚。那炮的位置在战线后面一公里多，这次他们打的是碉堡的下层，真准，那炮弹就象被射击孔吸进去似的，大概连射击孔的边缘都没碰，到里边立刻爆炸。这次恐怕是引爆了碉堡里的弹药，‘轰’的一声，整个碉堡都飞了起来！”

“唔，”大村沉思起来。停了一下他说：“还有别的么？”

“还有，那炮的弹道很奇怪，不象普通的弧形，而是一条直线，也快得多，象电光那么一闪似的。”

大村听了默默地想了会子，他转向第二个人。这是个三十多岁的上士军曹，他头上缠着纱布，左胳膊吊在脖子上。在大村有经验的眼睛里，立刻知道他左手没有了。只见他面色死灰，但在长官面前却仍坚持着立正的姿势。于是大村命令他们俩坐下——这就是大村和他同僚不同的地方。

大村靠在办公桌沿上，问道：“那么，那天你是在四号碉堡里的？那天是怎么个情况？”

“是！”这个军曹又要站起来，大村做了个手势，叫他坐着说话。军曹感激地说：“我在四号碉堡里。那天八路军来攻，大家以为还是虚张声势，骚扰一下就走呢，都没放在心上。我在上层看了看，见所有的岗位都有人负责，我就放心往下面走。谁知还没下完梯子，就听见上面一声爆炸。我知道不好，连忙又爬上去看，只见上面硝烟弥漫，朦朦胧胧看见所有的人都倒下了。我顾不上别的，就扑上去把住正面那挺机枪射击起来。也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忽然又是一次爆炸，我一回头，就什么都知道了。”

大村点点头，挥手叫他们退下。他在屋里踱着步绕了几圈，然后对站在旁边的犬野参谋长点点头，示意叫他坐在桌

旁：“坐下吧，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对策。”

第二章 匕首见红

我军拔掉宋戈庄鬼子据点，日本侵略者是傻了眼。活该！让他们哭那些“英灵”去吧，咱们摘月山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才高兴呢。不过党的领导同志并没有因胜利而麻痹大意。县公安局的冯局长就两次到摘月山来检查工作。一次是到兵工厂去——那“新武器”的炮弹就是这个厂制造的——另一次是到松峰寨去。他再三叮嘱，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敌人决不会甘心，一定会再来捣乱。在他的指导之下，全体军民加强了防奸、反特、站岗放哨、埋地雷、造炸弹、坚壁清野等等的备战工作。民兵们磨拳擦掌，就等鬼子来了好再给他个样子看！

且说五月中旬，风和日暖。一天下午，松峰寨的儿童团长铁生挎着个筐，拿着镰刀，腰里还掖着把匕首，沿着涪河西岸割草——其实他是放哨。

别看铁生才十四岁，他长得可不矮，身子也结实，浑身晒得黝黑，肌肉起着楞子，圆头圆眼睛，乍一看挺憨厚，可是越看你就越觉得他是个机灵鬼。

铁生一边割草一边张望。他忽然看见东岸树林里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特别是他们都穿着黑色衣服，这是敌人特务常穿的衣服。铁生眼好一细看，隔着河连他们俩那又紧张又恶毒

的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铁生心里说：“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于是他从从容容地割着草进了树林子里，扔下筐在树后盯着这两个家伙。

铁生的猜测是有道理的。这一带的形势是，以浣河为界，这边是咱们的根据地，河对面是游击地区，咱们没有公开的村、乡政权，可是敌人也站不住脚，成了两不管地方。敌人的特务和小股部队常来骚扰。不过他们多半是很多人一起来，凑起来壮胆子，很少一两个人跑来活动的。

铁生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两个人，只见其中一个人甩了长衫，把腰带紧了一扣，顺手把腰带上别着的手枪小心地揣到上衣兜里，还把衣兜上的钮扣扣好，然后向四外张望，特别是向这边岸上仔细看了半天，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从河边上溜进河里，立刻就是一个猛子。他再冒出头来，已经在下游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了。看他那样子是奔这西岸那棵伸到河面上的大柳树去的。

幸亏这西岸边上草高林密，铁生猫着腰，尽量隐蔽着，也奔向那棵大柳树去。到树后边往下看，只见那个特务原来并不打算上岸，却在岸边的石头缝里摸索起来。

原来这浣河的河岸有个特点，西岸又高又陡，还是石头的，而东岸却是又低又平的黄土岸，正因为这个，敌人几次来攻松峰寨都被八路军赶了回去，就是因为占了地势的便宜。

铁生原以为他是要扯着柳树露出来的根往西岸上爬，这时见这家伙却从水底下掏出个什么东西来，回身就要走，铁生可急了。首先他不知道特务拿去了什么，再者铁生知道他衣袋里有把手枪。这玩艺，铁生盼了可不是一天了。现在这特

务自己送上门来，铁生又带着匕首，一刀捅死特务，手枪岂不就是我的了？现在这家伙回身要走，铁生哪里肯放。他把匕首拿在手里，一声不响，从树后转出来往河里特务头上猛扑下去。

这一手别说河里的特务，连东岸放风的那家伙都没看清，他只见岸上有个很大的东西砸下来，和那特务一齐沉下去，顿时就见冒上一串水泡来。这小子拔出枪来，却不敢打，怕伤了自己人，干怔在了那儿。

原来铁生扑下去，因为水深，一下子把这小子砸了下去，铁生顺势一下子把匕首插进他身子里去，势顺力猛，直把匕首连柄都捅进去了！这小子疼得张嘴想嚷，立刻大大地喝了一口水，说是一口水，实际足有半桶。小子顿时翻了白眼。铁生惦着他那把手枪，就憋着气不肯上来，伸手去掏他的右面衣袋。谁知这小子的右手也正揣在右面衣兜里。铁生伸出他的手来，摸他的手却攥着拳头，铁生只当他拳里拿着手枪，就狠命一掰，掰开他手指一摸才发觉，原来是个小瓶。铁生一惊：这家伙在岸边上拿的一定就是这东西！铁生连忙把它拿在左手，右手去他衣袋里掏出了手枪。这时铁生觉得心跳眼冒金星，再也憋不住气了，只得冒出头来换气。他这才发现已经被水冲下来好远了。东岸那个放风的特务一见他在这边，连忙往这边飞跑，还向后边喊叫着，东岸树林后边也有人嚷的声音。铁生大吃一惊：原来敌人不是两个，还有后援！

铁生想立刻游回西岸，却又舍不得那把匕首——那是他用一把钢锉好不容易磨成的——于是他慌忙又潜下水去，一把抓住那个死特务，想摸着自己的匕首。谁知慌乱之中自己

也不知道把匕首插在小子什么地方了。铁生摸了半天也摸不着，倒是又从这小子腰带上拽下一梭子子弹来。铁生心里骂了一句，就往水面浮。他刚一露出水面就听见嗖嗖地飞过两颗子弹来。铁生连忙又缩回水里去。他把这死特务放到水面上来，自己隐在死尸西边，慢慢地往西游，敌人不知那特务生死，果然不敢开枪了。

铁生游到岸边不远的地方，放了死尸，猛划两下扳住岸边的石头，翻身一跳就到了岸上。只听见一连几声枪响，铁生也不理它，象个小猫似的一窜就躲在一棵大树后边，再看对岸时却吃了一惊。

原来对岸已经来了好几十人，有汉奸特务，也有日本鬼子。铁生以为他们要冲过河来，心说不好，连忙把新夺来的手枪甩了甩水，准备开枪阻挡敌人。这时却听见身后簌簌有声，他回头看，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树林里已经来了不少民兵，带头的正是他舅舅王金江。这回铁生放了心，想试试枪，他举起手枪想放，却被王金江拦住：“别乱打，先看看敌人要干什么。”

果然有点奇怪。敌人并不冲过河来，甚至于不向这边开枪，却在东岸跟着被铁生扎死的这特务死尸往下游走。那死尸越漂越向河心，终于敌人那边有两个特务下了河向死尸游去，把那死尸拖着一直往河东岸游。这边岸上王金江举起大枪，两下子就把两个特务都打发回了老家。这顿时引来了东岸的一阵弹雨。

对于松峰寨的民兵，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自从八路军拿下了宋戈庄据点，缴获武器甚多，民兵也都重新配备了武器，每人都有了大枪，子弹也足。大家正巴望着打一仗呢，

这时见敌人乱打枪，便也都举枪射击。眼看敌人又倒下好几个。忽然王金江喝住了大家：“别打了！听我的命令行事！唔，敌人不象是要冲过来，他们要干什么？”

果然敌人不往这边冲，到底还是把铁生捅死的那个特务死尸捞上去，抬走了。为抢这死尸被打死的好几个特务尸体，却没人理睬，任凭他们随着河水漂下去了。

这使王金江很纳闷。王金江五十开外了，是农救会会长。身强力壮，大手大脚，宽肩膀大脑袋，尽管还不到六十，头发胡子却都花白了，一双眼不知看过了多少沧桑，满脸都是石刻似的皱纹。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小说。王金江望着对岸撤退的敌人纳闷。他完全知道敌人的习惯，打死的伪军、特务的死尸，向来没有抬回去的，有时甚至于连伤号都扔下不管。这回却兴师动众，还来了几个鬼子兵，舍死忘生地来抢这特务的死尸……难道这死尸是个什么头儿？也许是日本军官假扮的？也不对，要化妆，他应当扮成咱们老百姓，哪有化妆成个特务送上门来的！……想了一会，他把铁生叫过来：“你说说刚才的事，从头说得仔细点！”

铁生早就想过来汇报，但他一来看见舅舅在“用脑筋”，不敢打扰，二来是他在想主意，怎样才能让舅舅把这枝手枪交给自己带……可是，儿童团长请求带手枪，连自己也觉得说不下去。他还没琢磨好，舅舅就问到 he 头上来了。没法子，铁生只好从头到尾细说了一遍，然后怏怏地说：“舅，这手枪……”

“一切缴获要归公，”王金江倔倔地说，“你用不着乱动心眼！喂，你说死特务手里有个瓶子，在哪儿呢？”

铁生一心想着手枪，简直把那瓶子忘了。这时他连忙从

另一个衣兜里掏出那个瓶子来递给舅舅。王金江细看那瓶子，原来是个五寸长的细瓶子，毛玻璃做的，铁盖，还用火漆封着口，不可能漏水。对着太阳看看里边，有个黑团团，不知是什么。王金江哼了一声。他跑的地方多，有点知道这些鬼门道，但他装着若无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然后他转向大家说：“敌情已经解除，大家各回自己的岗位去吧，辛苦了！”

等大家散尽了，王金江一把拉住铁生湿漉漉的衣服：“好小子，这回你干得好！那家伙在哪儿摸出这瓶子来的？快带我去！”

听见舅舅夸自己，铁生从心里高兴。他拉着王金江的手直奔那棵大柳树去。那棵树把树干整个探在河面上，铁生想下水去，王金江拦住他，叫他骑在树干上指点地方，他自己捋起裤腿，脱了鞋站下水去。他按铁生指点的地方仔细找。

太阳快落山了，这儿又是西岸背光，很不容易找。最后还是铁生想起了地方：那小子是在大树下头水皮下边拿的东西！

王金江把烟荷包扔给铁生，没到水里去搜寻。他又摸了会子，终于在水面下一尺的地方，在石头缝里摸着一个铁盒子，嵌得很结实，铁盒有门，门上有了吊，现在却开着，大概是这死特务没来得及关上。王金江摸摸盒里是空的，铁盒子正好容下那个瓶子。他把那铁盒子门关上，爬上岸来，把湿衣服拧干穿上，把那个瓶子小心地装好，要过烟荷包来拧了一袋烟说：“走哇铁生，这可是件大事，你这孩子兴许立一功哩！”

什么样的大事，铁生不知道，不过听说立一功倒喜出望

外：“那么这手枪……？”

王金江哈哈大笑起来：“等我跟咱们王铁队长商量一下，他要同意就给了你。”

铁生心里又凉了：“瞎，谁知他几时才能来呀！”

“明天起个五更，我到县里去找他！”

第三章 微型胶卷

没等王金江起五更，三更才过王铁自己跑来了。他敲王金江家门的时候，老头子还以为是做梦——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

其实并不是巧合，昨儿下午松峰寨这儿象迸豆似的打了一通枪，县里隐约听见了。县委领导同志很不放心，因为兵工厂正在那一带，那时又没电话，王铁是县公安局侦察队长，所以县委派他来看看。没事最好，有事他就可以指挥战斗或安排转移，并和县公安局保持联系。

王铁其实才二十一岁，细长灵活的身材，大手大脚，粗眉大眼，眼角嘴角总带着微笑。人又和气，嘴也甜，手也勤，这一带的人多半都认得他。

当下王金江打着呵欠开了门，“大爷醒过来没有？认出我是谁了吗？”王铁乐着走进来，随手替他关上大门。

“看你说的！”王金江自己也乐了，“真巧，我正要早起找你去呢！”